



艺术公共机构 SEM Frute Tras——MuraiaMaIO - 2018 评为 2018 世界杰出涂鸦艺术十大之一，同时被中国公共艺术收录进册，这是 Vance 涂鸦生涯的高光时刻，也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进入公共艺术的视线。

玻璃质感的涂鸦是 Vance 的创作风格，“每个人都知道要创作自我风格，但真的坚持下来才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风格。我初中素描的时候就对勾勒玻璃器皿很感兴趣，也常常会跟老师交流。后来开始涂鸦以后，逐渐把玻璃质感的呈现放进了我的作品里，成为我的元素之一”。不过，在 Vance 看来，这种个人特质并非一成不变的，“只是因为我还在尝试玻璃里面的各种风格，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去做，如果有一天我觉得在玻璃风格上没法再前进了，可能我就不画了，换一种元素”。

上图：Vance 在成都创作的“梦开始的地方”。

右图：VANCE 创作的“小黄鸭”。

对于现在的 Vance 来说，是一个涂鸦创作的成熟期，“以前涂鸦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线，比如 24 小时内完成上墙，但现在已经过了追求数量的阶段，开始追求质量，现在每年比较大的涂鸦作品，能做两幅，我觉得就很好”。Vance 也不再追求效率，他觉得跟朋友一起完成涂鸦的过程，感受涂鸦当地的文化，同样也是涂鸦文化的一部分。

社会的温情有时也会触动 Vance 的创作灵感。疫情期间，扬州一名 10 岁的小女孩在家人陪同下，将满载零钱的小黄鸭储蓄罐送到派出所，一起交给警察叔叔的，还有一张写着“武汉加油”的纸条。这则新闻让 Vance 感动非常，当即创作了一幅充满 Vance 风格的涂鸦画稿，“以前做涂鸦想的都是自己的生活状态，但疫情暴发后很多人会有表达的欲望，我可能就把这些感情融入进了我的作品里”。

在上海生活多年，Vance 盛赞这里的涂鸦氛围。“虽然涂鸦起源是国外，但说实话，国内涂鸦氛围比国外好多了。欧美国家只有法定的地方可以涂鸦，而一些合法的涂鸦场所，往往又是帮派众多的街区，安全性得不到保证。但在国内想涂鸦的话，你跟街道申请一下，把自

己的草稿给街道看一下，一般不是特别刻奇的作品，街道都会批准的。”

此前 Vance 和小伙伴们画腻了常去的涂鸦墙，就通过街道申请了另外的墙面创作，“上海对涂鸦文化的包容度挺高的。尤其是举办世博的那段时间，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涂鸦艺术家聚集在上海，M50、世博园、德国馆……那段时间是涂鸦文化在上海的黄金时代”。而现在，成都、西安、乌鲁木齐等新的涂鸦文化新贵悄然崛起，分夺着涂鸦人们的注意力。

涂鸦无法被定义，但要探究涂鸦内在的生命力何来？Vance 说，是涂鸦所带来的 peace and life。“小时候喜欢 Hip-hop 有追求个性的因素，但慢慢地，这种文化的内核让你再也离不开。”

不被定义，这也是喜欢涂鸦的人最大的共同点，现在的 Vance 已经过了最想 show off 的阶段，“比如以前很想让人一眼看出我是个 Hip-hop 范儿的，但现在，我也可能穿西装打领带，但车里放的音乐、偶尔的一个 move，Hip-hop 已经是骨髓里的东西了”。

热爱，万物皆可为涂鸦

1997 年，施政在虹口区自家居民楼外墙上作画的时候（后来这面墙还被电视剧《壮志雄心》取景，陆毅在这面墙下踢足球），涂鸦还不是现在这样广为人知的艺术形式。或许也因如此，在 54 岁的施政眼中，涂鸦的外延要宽广得多，乡间墙体上的小广告、景点的“到此一游”（当然，这属于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涂

